

长篇小说



龙湾春晓

[上卷]

郭颂华 郭笃先 著

 辽宁人民出版社

人物简介

邱铁汉 龙湾村支书。妻卢玉容，育有女邱小燕和子邱小鹏。

邱小鹏 邱铁汉之子。高考地区理科状元，考入北京大学 经济管理专业。

邱贵生 龙口中学毕业，龙湾村第一个大学生，毕业后留在省会城市星沙。邱复林之子。

金美月 龙湾村人，龙口中学毕业后回村工作。邱贵生之妻，后离异，育有一女。

邱复林 担任龙湾村支书多年，后被邱铁汉取代。

程茂田 木匠，龙湾村林业员，有三子。

程东虎 程茂田长子。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，复员后外出创业。

梁卓光 龙湾村人。经历过战争年代，育有女梁桂花和子梁映山。

邱富山 龙湾村村民，绰号“富麻子”。

邱小莽 龙湾村村民，云德老爷之孙。

邱少荣 邱富山独子。右肢残疾。外出创业多年。

邱小燕 邱铁汉之女。卫校毕业后分配至龙口乡卫生所，嫁与梁卓光之子梁映山。

顺四 原名邱嘘云。新中国成立后在县文化馆当美术干员，“文革”中被“批斗”而神志不清，被邱铁汉带回龙湾村，人称“顺四癫子”。工书画。

程文生 龙湾村支部文书。

邱老先生 龙湾村邱氏族长。

梁老武师 龙湾村梁氏族长。

郑若松 曾在龙湾村驻村工作一年。先后任行署农业部部长、地委副书记、松源县委书记。

舒雅雯 龙口镇人，湘源机械厂舒厂长之女。邱小鹏中学同学，大学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。

娄止后 龙口中学毕业，先后任龙口乡财政所所长、松源县委副书记。

刘力强 松源县人，邱贵生、金美月高中同学。中专毕业后进入县茶厂工作。

宋雅玲 贵州人。邱小鹏大学同学，毕业后留京。

张露茹 星沙市张副书记之女。邱贵生、牛奇伟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分配至省财政厅。

牛奇伟 邱贵生大学同学。家境殷实，记者。

石贵昌 程东虎中学同学。后参军，退伍后经商，私营煤矿主。

俞东荪 北京大学经济系老师，毕业于哈佛大学。

何思翔 邱小鹏初中同学。林业学校毕业，后分配至林场。

上卷
目 录

零零壹	进城	/ 003	零贰玖	沸腾	/ 204
零零贰	校园	/ 008	零叁零	进京	/ 212
零零叁	老巷	/ 011	零叁壹	升旗	/ 221
零零肆	十亲	/ 017	零叁贰	头角	/ 228
零零伍	喊冤	/ 024	零叁叁	湖畔	/ 235
零零陆	香妹	/ 029	零叁肆	勇气	/ 240
零零柒	谣曲	/ 036	零叁伍	长城	/ 246
零零捌	钱! 钱!	/ 043	零叁陆	“标签”	/ 255
零零玖	新闻	/ 052	零叁柒	家教	/ 263
零壹零	驯蛇	/ 060	零叁捌	雪地	/ 269
零壹壹	巧遇	/ 068	零叁玖	“练摊”	/ 273
零壹贰	河洲	/ 075	零肆零	发迹	/ 281
零壹叁	小巷	/ 087	零肆壹	暗恋	/ 289
零壹肆	门风	/ 092	零肆贰	沙龙	/ 299
零壹伍	欢聚	/ 100	零肆叁	剪彩	/ 309
零壹陆	奋战	/ 105	零肆肆	手印	/ 320
零壹柒	做棺	/ 116	零肆伍	见面	/ 328
零壹捌	冲喜	/ 122	零肆陆	“双抢”	/ 333
零壹玖	教女	/ 130	零肆柒	笛声	/ 339
零贰零	喜气	/ 136	零肆捌	果园	/ 347
零贰壹	嫁娶	/ 141	零肆玖	女神	/ 358
零贰贰	下村	/ 150	零伍零	讲坛	/ 364
零贰叁	走访	/ 157	零伍壹	考察	/ 372
零贰肆	办厂	/ 170	零伍贰	惊喜	/ 380
零贰伍	考察	/ 175	零伍叁	猛雨	/ 389
零贰陆	请人	/ 185	零伍肆	让棺	/ 398
零贰柒	喜讯	/ 191	零伍伍	天堂	/ 409
零贰捌	输血	/ 198			

进 城

天刚亮，邱铁汉和梁卓光就坐早班车到了松源县城蓼田。

蓼田地处湘中，是湘江支流松水河的发源地。县城不大，却也是千年古镇。方志有载：“相传宋张南轩经此，谓此宜蓼蓝。后果蓼蓝弥野而因名。”

蓼蓝是种植物，虽名蓝，实则叶绿花紫红。果实入药称“蓝实”，为清热、凉血、解毒药，《本草衍义》称其“解诸药毒不可阙也”。其叶拌石灰或酒糟水解发酵后，沉淀所得的蓝靛可作染料。明清年间，这里蓼蓝遍地，成为当地的传统作物。蓼蓝之田为蓼田，沿袭久矣，便成“蓼田”之名。

两人进城，远远就看到了光明山上那片郁郁葱葱的松树。

光明山只是个小山头，却是这个古镇的荣耀，也是全城的制高点。山上有一片粗大苍翠的古松树，绿荫如云。山顶建有几栋低矮的古堡式房子，是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部，解放后就成了松源县的机关所在地。当地人都把政府机关称作“松树山里”。

邱铁汉先陪梁卓光到县医院，找到医生开了检查的单子后，交代了梁卓光几句就出了医院。

邱铁汉在龙湾村当了二十多年村干部，却很少来县城。今天来，是有件很要紧的事——持续几个月一滴雨都没下，都说久旱多连暴雨，村里的老山

冲水库建成已经十年了，年久失修，有些地方已经破败不堪，看样子是难以抵御夏天注定要来的暴雨了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前两天，乡财政所所长姜止后上门催收修水库的那笔贷款了。

邱铁汉来到县政府，想直接去水利局找当年帮村里设计水坝的李工。经传达室老头的指引，他来到松林深处那幢三层办公楼。

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，只有最里头那扇门留了一条缝。邱铁汉轻轻推开门，伸进半个脑袋问道：“同志，请问李工在吗？”

屋里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正在织毛衣，没有抬头，问：“哪个李工？”

邱铁汉连忙说道：“就是那个姓李的工程师，你们不都这样称呼吗？”

女人抬头白了一眼：“你管称呼干什么？你是找建房子的，还是找修水库的，还是找搞勘探的？我们这里李工多着呢……”

邱铁汉马上说：“找修水库的那个。”

女人低头扯了扯毛线，两手纯熟地上下穿插、左右交叉，懒懒地说：“修水库的李工也有好几个，你是找老李、大李还是小李啰？”

邱铁汉哪搞得清楚，只好说：“就是十年前到我们村里修水库的，满脸络腮胡子……”

女人一听，又看了邱铁汉一眼，声调高了些说：“哦，你说大胡子李工呀……他到大胡子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。”

邱铁汉没听明白，问：“怎么，李工调走了？”

女人不耐烦了，停下了织毛衣，奇异地看着邱铁汉：“见马克思你都不懂？就是死了……去年得癌症死了。”

邱铁汉愣住了。他记得那年李工到村里时才四十来岁的人，身体也很结实，只是偶尔地肚子疼。才几年工夫，就这么没了！唉！

邱铁汉想起正事，来不及伤感了，忙问：“那修水库的事找哪个好呢？”

女人低头织着毛衣，说：“那还有谁，找局长最好。”

不等邱铁汉发问，女人接着说：“在二楼，门上有牌子。”

“局长室”的门关着，敲了几下也没有动静。旁边一间挂着“副局长室”牌子的门敞开着，邱铁汉探头一看，里面没有人。他也不敢进去，就在门口站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从走廊尽头的厕所出来，走到“副局长室”前停住了。邱铁汉马上问道：“请问，你是局长吗？”

那人看了邱铁汉一眼，指了指“局长室”说：“不是。局长在旁边。”

“局长不在，那我就找副局长。”

“哦。那进来吧。”年轻人边说边进屋，邱铁汉连忙跟了进去。

年轻人在办公桌前坐下，见邱铁汉还直直地站着，便指着对面的一张木椅示意邱铁汉坐下。邱铁汉刚想伸手去摸口袋里的那包软壳子笑梅烟，年轻人已经点上了一支烟，猛吸了一口，斜眼看着邱铁汉。

邱铁汉被看得有些犯怵，示好地笑了笑。

年轻人拿起桌上的烟问：“你抽烟吗？”

那烟盒子方方正正，牌子是邱铁汉没见过的。邱铁汉赶忙把手从口袋里抽了出来，摇了摇：“不会，不会。”

年轻人吐了口烟，半眯着眼说：“有什么事，你说吧。”

邱铁汉将村里水库的事说了一通。年轻人间或问上一两句话，但当邱铁汉说到要钱的事时，年轻人马上打断他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来要钱的。可我们这里是搞设计施工的，只管修，不管钱，要钱你要去找财政局。”

出门时，邱铁汉问了一声：“请问局长贵姓？”

“局长姓李。”

邱铁汉心想，这姓李的真多，据说这姓李的祖宗是老子，难怪人说“老子天下第一”呢。“李局长，下次我再来找你。”

年轻人大嗓门生硬地说：“告诉你我是副局长，我姓傅，师傅的傅。”

邱铁汉一听，尴尬地一笑。那么多的姓，怎么偏偏姓个傅呢？当个正局长也是“副局长”哩。

走出大门，邱铁汉看了看表，还没到十一点，便向传达室的老头打听了一下，

转身向财政局走去。

和门可罗雀的水利局大不相同，财政局热闹得像个市场。间间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，进进出出的人行色匆匆，门外还有不少人自觉地排队等着。

看到人多，邱铁汉倒不怕了：这些人都是来要钱的吧，难怪都说“税务是爹，财政是娘，你要钱用，躲过爹爹，去找老娘”。

邱铁汉进了几间办公室，都插不上嘴。来到最后一间办公室，只见一老一少正坐在里面喝茶聊天。邱铁汉抬头看门上挂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农财股”，正好找对了庙门，就走了进去。

见有人进来，那老点的生生地问：“找谁呀？有么子事？”

邱铁汉一愣，也就直说：“我是龙湾村的，我是来……”他本来想说“要钱”的，临时改口说：“我是来汇报情况的。”

那老点的“哦”了一声，扫了邱铁汉一眼，说：“你是来还那笔贷款的么？那笔钱你们借了怕也有个八九年了吧，早就该还了。”

不等邱铁汉说话，他又噼里啪啦说起来：“当年你们修水库，行署工作组为你们担保贷了一万块，可水库修好他们一拍屁股就走了，你们自己也不把这笔钱当回事，老是拖！前些天你们乡财政所姜所长来汇报，讲起这事就一肚子的火……”

一想到姜止后那张恼怒却又无奈的脸，邱铁汉感到心里亏得慌，耷拉着头。

年轻点的赶紧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领导——农财股股长！”

老的听了一脸不高兴：“么子领导！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股长不算领导，你看看，这机关里老一点的哪个不是股长！你自己不是也有个屁股吗？你也是股长。”

年轻干事二十来岁，吐了一下舌头，“噗嗤”一声笑了。活脱脱一个毛头后生子。

老股长继续训话：“改革开放也有好几年了，龙湾村还那么贫困落后，肯定是领导班子有问题！你们村里的支书叫么子？”

没等邱铁汉回答，老股长忽然想起来了：“哦，好像是叫什么邱铁汉。这名字倒响亮，就不知是不是个铁汉子。”

邱铁汉终于开口说：“我就是邱铁汉。”

老股长怔怔地看了邱铁汉一眼，年轻干事强忍着笑转过脸去。

过了会儿，老股长有些尴尬地说：“随口说的，莫生气。”

邱铁汉憨笑着说：“冇得事。”

老股长让邱铁汉在旁边的木椅上坐下，说：“我也姓邱，是家门。”

邱铁汉一听就乐了，得知邱股长比自己大十来岁，便叫起“老哥”来。

邱股长说：“老弟啊，我白长你几岁，呷了几十年的冤枉饭，过两年就退休了。想当年，老祖宗太公八十还行运遇文王，辅周灭商建齐天之功，可现在不同啰，管你是哪个，到了年龄就退休。老弟你还年轻，还能干出番大事业的！”

两人东拉西扯，慢慢地就扯到正题上来。邱股长听后没说话，端起杯子喝了口茶，过了会儿才说：“老弟啊，我们这里实在拿不出钱。”

邱铁汉有些失望。

邱股长移了移凳子，坐近邱铁汉说：“实话告诉你，昨天县里开了一个碰头会，农财这块的钱都封了口。不过，地区财政局还有一笔钱，主要是扶贫、防洪、救灾什么的，你们这个事，可以去找行署或上面财政局的领导。”

邱铁汉不明就里，“哦”了一声。

见邱铁汉似懂非懂的样子，邱股长接着点拨道：“看老弟你也是个老实人，听老哥的，其他地方不要去，去了也是跑冤枉路花冤枉钱，你就直接到地区去。不过还是要找点硬关系！”

邱铁汉心里有些感动，连声道谢。抬头一看墙上的电子钟，已经十一点半了，忙问了些政策的事就起身告辞了。

校 园

邱铁汉三步并作两步，急急忙忙往松源一中赶。

松源一中就在光明山脚。它的前身是国立师范学院，1938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聘请廖世承先生创办。当时的松源是“小南京”，光明山名师毕至、学士云集。著名学者罗章龙在此执教哲学，钱钟书父子在此执教国文，《围城》就是以此为背景写的。解放后，学校更名为省立十五中，后又更名为松源一中。学校环境清幽，学风浓厚，是闻名全省的重点中学。全县中考的尖子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松源一中。

学校大了，人也多了。但学校里大部分是城镇学生和干部职工子弟，农村来的学生并不多。即使是农村来的学生里面，邱小鹏也是最穷的一个了。一到星期天放假，下午邱小鹏都要去城郊的一家红砖场做小工，这样每月的生活费就有着落了。

但邱小鹏却从不因此而自卑，因为他不仅保持着年级第一的优秀成绩，还有和舒雅雯不断加深的友谊。

初中时，邱小鹏每天只带两个红薯在学校食堂蒸好做午餐，常常是舒雅雯用白面馒头跟他换；上课没有草稿纸，也是舒雅雯悄悄把父亲厂里的库存单给他。没想到两人在松源一中又成了同班同学。

舒雅雯这时候正在松树山里等他。

六月的阳光，静静地穿过浓密的松树针叶，在地上洒下一片斑驳陆离的光影。微风从树梢刮过，树尖轻轻拂动，发出细微的“呼呼”声，有如翠鸟的鸣叫。

邱小鹏和舒雅雯各自靠着一棵大树并排坐着，望着山脚下校园院墙外的那条小河，沉默着。

“小鹏，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”舒雅雯先打破沉默，迷人的丹凤眼望着脚下枯黄的松针。

“我爹要我上一所好大学。”邱小鹏依旧眼望前方。

“那你自己怎么想的呢？”舒雅雯侧过脸，看着邱小鹏。

“我还不清楚。”邱小鹏停顿了一下，转过头看着这个朝夕相处了五年的同学，“先考上个好大学吧。”

“那大学毕业之后呢？”见邱小鹏正看着自己，舒雅雯又低下了头。

“我还没有想过那么远的事。”邱小鹏实话实说，突然又不甘心地说，“至少要改变一下贫困的面貌吧。”

“那你准备报考哪个大学呢？”

“北大！学经济管理！”邱小鹏不假思索。

“好呀。”舒雅雯高兴地拍着巴掌，“凭你的成绩，一定能考上！”

掌声在松树林间回响。一只鹰鹫从冬茅中扑腾而出，拍打着翅膀盘旋上升，倏忽间就成了万里长空上的一个小黑点。

邱铁汉走在熙熙攘攘的校园，看着迎面走过的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，仿佛自己也年轻了，脚步都跟着轻快了起来。一阵脆亮的单车铃响起，他猛一抬头，看见校园墙报栏内赫然贴着儿子的照片，有巴掌那么大一张。邱铁汉站在墙报栏前，欣喜地看着儿子的照片，全身都被一种喜悦与自豪充盈着，使他忘掉了疲劳，忘掉了一切不愉快的事。

邱铁汉找到儿子的宿舍，没见到儿子，就坐在儿子干净整洁的床上等。

不一会儿，邱小鹏回来了，见到邱铁汉，欣喜地叫了一声“爹”。邱铁

汉上下打量着儿子，见他似乎又长高了点，脸色也比上次回家时黑了点，笑着从背袋里掏出两盒麦乳精，放在床上：“你阿婆带给你的。”

邱小鹏把麦乳精又塞回了父亲的背袋：“爹，上星期美月姐来看我，给我买了，还有咧。这两盒拿回去给阿婆吃吧！”

说话间，寝室的门被推开了，闪进来一个姑娘。

邱铁汉有些诧异地看着姑娘。

“爹，这是我同学，叫舒雅雯。”邱小鹏站起来，有点不好意思地介绍说。

“邱伯，你好！”舒雅雯礼貌地点头微笑，随即说，“那你们先聊吧，我晚点再来。”便告辞走了。

邱小鹏坐回到邱铁汉身边，问了些家里和村里的琐碎事。父子俩随意地聊着天。

说到临近的高考，邱小鹏问道：“爹，就要填报志愿了，你有什么要求？”

邱铁汉看着小鹏，平静却郑重地说：“爹有别的要求，只希望你考上大学，成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个大学生。别的你就自己做主吧，爹相信你！”

坐了个把小时，邱铁汉想起还要去县医院接梁卓光，嘱咐了几句就起身了。

邱小鹏把父亲送到校门口。经过墙报栏时，邱铁汉忍不住又停了下来，看着儿子的照片，夸道：“崽啊，这张相照得真好，精神！”

邱小鹏突然说：“爹，有件事，我早想告诉你了。”

邱铁汉看着儿子，猜不透他要说什么。

邱小鹏从裤袋里掏出一叠钱：“爹，这是过年时美月姐给的三十块钱，她不让我跟你说。你把这钱还给她吧。”

邱铁汉没接，说：“这钱你留着花，爹回家就拿钱还了。”

邱小鹏执意把钱往父亲手里塞：“爹，我有钱。在砖厂赚的钱够我用的了。”

邱铁汉有些诧异地看着儿子，有些感动，更多的却是身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亏欠之情。他轻轻拍了拍儿子那宽厚的肩：“这钱你就拿着用，买点书，

呷好点儿。”

邱小鹏说：“要不……这钱拿回去给娘吧。”

儿子真是长大了啊。邱铁汉欣慰地说：“钱是你美月姐的心意，你不用也收着……心里记着人家的好，以后总会有机会回报的。”

邱小鹏望着父亲那温和的双眼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零零叁

老 巷

和儿子道别后，邱铁汉急急忙忙往县医院赶。

人还没到医院门口，远远就闻到路边小摊飘散的香味。邱铁汉忍不住咽了口口水，才发现自己还没吃午饭呢。于是在路边买了两个馒头，又给梁卓光带了两个肉包子，边吃边往医院里走。

放射室外没有人。邱铁汉问了个护士，才知道梁卓光还在里面做检查，便坐在过道的凳子上等。

没多久，一个胖胖的护士扶着梁卓光走了出来。邱铁汉忙迎了上去，扶过梁卓光。护士交代了一句：“坐这里等着，结果马上就出来。”

邱铁汉扶着梁卓光坐下，把包子塞到梁卓光手里：“快，趁热吃！”两人说着话等检查结果。

过了四五十分钟，门开了半边，刚才那个胖护士探出头问：“哪个是家属？”

邱铁汉站起来应道：“我是。”

胖护士把门拉开了，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
梁卓光起身想跟着进去，被护士挡住了：“病人在外面等。”说完把门关上了。

一个戴眼镜的医生低头看着手里的几张纸。过了会儿，抬起头，眼镜片里射出一线冷峻的光，直瞅着邱铁汉：“你是病人家属？”

“是。”邱铁汉被医生瞅得心里有些发毛，迫切地问道，“病人情况怎么样？”

医生又看了看手上的检查结果，没说话，叹了口气。

邱铁汉慌了：“医生，有事尽管说。”

“胃癌晚期，没法治了。”医生说，“回去准备后事吧。”

这话犹如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，把邱铁汉击蒙了。

医生把检查结果递给邱铁汉，说道：“快走吧。不要告诉病人。病人有什么心愿，尽量满足吧。”

邱铁汉木然地接过检查结果。几张薄薄的纸轻飘飘，此刻却像几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邱铁汉实在没有勇气再问梁卓光还有多少日子。

邱铁汉活到了五十多岁，经过许多的事，看过不少生离死别。

他一直以为自己对生老病死看得开，也能平静地面对。可这个时候，他心里却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和莫名的恐惧。

老天爷其实并不公平。坏人往往活得长久，好人未必都能善终。

他娘的！

邱铁汉把检查结果折了放进裤袋。

走出门，邱铁汉故作轻松地笑了笑，扶起梁卓光就走。

见梁卓光半天也不打听病情，邱铁汉反而心虚没底了，强颜欢笑说：“冇得事。医生说是么子胃神经过敏。”

“我就说有事吧，你们都不信，非得拉我来医院浪费钱。”梁卓光也笑了，“呷了几十年的饭，油一顿盐一顿的，又不是后生仔了，还能不敏感？”

不知不觉，两人说笑着来到了县城东南的一个斜土坡上。这里曾是镇公所的所在地，那栋老式的小平房几年前就拆了，只剩几棵古树冷清顽强地立着。

这里也是梁卓光当年受伤的地方。那天，反革命武装分子包围了镇公所，身为镇公所副所长的梁卓光组织二十几名武装干部，以古树为掩护，边回击边突围。眼见一名同志有危险，梁卓光伸出手一把将那人拉到树后，敌人一排枪弹呼啸而过，几颗子弹打在抱围大的树上。突围后，梁卓光才意识到自己左臂中了弹，硬是咬着牙，让卫生员把子弹取了出来……

邱铁汉看着这几棵古树，心里忽然难受起来。

梁卓光是条硬汉子，病情这么瞒着他，未免太看不起他了。再说，纸包不住火，能瞒到什么时候？可话到嘴边，邱铁汉实在是开不了口——他不忍心说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说。

“铁汉老弟，你今天有心事啊。”梁卓光察觉到邱铁汉的异样。

“我……还是跟你直说了吧。”邱铁汉把心一横。

梁卓光笑了：“好，有么子你就直说吧。”

“你的病……不是胃神经过敏。”邱铁汉还是有些吞吐。

“那是么子？”

“是……胃癌。”邱铁汉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。

“是嘛，老弟你还想瞒我？我早就晓得了。”梁卓光神情轻松，似乎谈论的是别人的病。

“你早知道了？你……在门外偷听的？”邱铁汉纳闷了。

“还要偷听么？医生叫你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出来……自己的病，心里有数。”

邱铁汉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

“再说了，你出来的时候，笑得真是比哭还难看，三岁毛毛仔都猜得到